庸言

庸言卷第四

游藝第四

問游藝學文將無同乎曰藝所以學道也文所以載道也藝莫大於禮樂文莫大於詩書而射御書數之法亦載焉皆道之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三王盛時易掌於太卜春秋亦作故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術之為言路也入德之路故崇之也豈四時異其教哉禮樂儀文度數繁矣故陰陽中和之候始與其藝焉誦詩讀書無煩執

業故隆冬盛暑所不廢也然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御繁請肄亦必及之但不如禮樂爲用之急爾迨孔子生於周末王制不行乃翼易作春秋於是始以學文爲藝矣故史記述孔子之言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道和詩以達意書以指事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如舍六藉而求心學固流於禪然徒尚文藝沉溺章句於心茫無所得是則玩物喪志而已故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弟子之職先力行而後學文成人則先博文而後約

禮相承之序也然則游藝亦豈可緩哉是故志道
而有心得則躬行而可據據德而全天理則得仁
而可依依仁非他也道得於心而全體不息者也
仁而不違則六藝義理之趣皆博觀而盡獲之矣
是兼本末合內外之謂也譬則游於園沼雲飛川
泳其趣在我夫豈顓以玩物為哉
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能弗畔猶未至於不
可須臾離也顏子克己則不事學文而禮已渙然
則文藝在所畧與曰惡是何言也聖人之道上達
則高矣允執則堅矣時措之宜變化不居則前後

無方矣仰而異及則無階可升鑽而求通則無門可入瞻之在前視之方徵見也忽焉在後見之又未定也於是循博約之教焉盖散一於萬謂之文會萬於一謂之禮視而有藝業聽而有答問言而有辭章動而有威儀孰非文哉惟視聽言動一於禮而心統之則樺乎中庸服膺勿失者即聖人之矩矣力求其矩而止焉則上達而高者如有所可及允執而堅者如有所可通變化不居在前在後者如有所不移然欲相從於卓爾之地而無由其所未達者一間耳是豈但弗畔而已哉真融不可

須臾離而猶未能化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是則
禮也者中庸也博文所以擇乎中庸也苟不事學
文而圖復禮爲由明善以克有我之私哉世有舍
六籍而求諸心者是舍筌蹄而求魚兎未見其得
也是故博約本一心禮文非二物

道形而上者也器形而下者也德成而上者也藝成
而下者也道得於心謂之德器闡於文謂之藝養
蒙之道隨上下以為輕重則聖功豫矣是故孝弟
謹信愛衆親仁所以立德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所以游藝也主於立德則義理勝利欲而藝亦可

以進不主於立德則利欲勝義理而藝日以不進
使餘脩其德行則人必從而稱之曰此德行人也
迨有文藝則人必從而稱之曰此文藝人也豈非
成而上下者哉言行交脩本末無舉則其入大學
也特擴而充之爾孝弟則事君事長之道皆基之
矣敬信則慎德忠信之道皆基之矣愛衆親仁則
好惡絜矩之道皆基之矣雖不以文名其人則大
人也何况有本之文乎故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古之達禮三曰祀曰祭曰饗皆以為用而其體則天
地人也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

之達樂三曰風曰雅曰頌皆以為經而其緯則賦比興也所謂宮商角徵羽皆主此三者以成樂故伯夷之典三禮也以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示也而樂以降天神假人鬼出地示為成九獻之禮九成之樂各歌詩焉學士受成均之瀹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一時並作豈有始終之序哉

祭祀大饗有三始焉降神謂之歆陳饌謂之薦皆作樂以致之旣乃禮之以玉而祼謂之獻夫天者統元氣焉事天以烟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簋簠而遂之也故以祀禮接焉祀者覩神道也地

者統元形焉事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盡近而察之也故以祭禮接焉祭者祭物類也人者統元識焉事宗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盡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饗者懷精氣也天地至尊不祼祼者獻配帝爾獻則大合樂歌以崇德舞以象功歌在上而舞在下者上德而下功也人稟中和之氣有中和之聲故能裁制八音優游中節故琴瑟四工一倡三歎連四為一以配下管之一聲盡匏竹音高而絲音微每為其所捲故歌者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以律和之聲

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者則為商角徵羽大不抗越幽不細散肅肅如也曲折沉浮尋變入節雍雍如也故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如字有喉脣齒舌之異當使輕圜融入聲中令清濁高下如縈縷然轉換之時無必磊䃶此謂聲中無字如字本宮聲而曲合用商聲則轉宮為商而歌之此謂字中有聲故詩樂之分詩以其辭也樂以其聲也樂歌有倡有歎倡者發其韻和者繼其聲詩辭之外疊字散聲歎發其趣故曰展詩會舞應律合節苟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仄一定而不易則其

歌聲躁急無復平淡是以詩就樂而非以樂就詩
矣此所以貴審聲也
樂正成均之教世子既與冑子齒知父子之道君臣
之義長幼之節矣於是乎禮樂二者必並舉焉禮
以安上治人為體以別疑坊欲為用以玉帛俎豆
為數以周旋裼襲為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
不可斯須失也樂以易直子諒為心以孝友中和
為德以律度鏗鏘為器以綴兆舒疾為文器與文
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故禮得其本則
無體樂得其情則無聲以此養世子則其成也懌

恭敬而溫文故曰禮由外入樂自内出斯須失禮則暴慢之行窮於外斯須失樂則奸邪之行窮於内故禮樂者君子以自養也

射之為藝非但有似乎仁人君子而已鄉大夫既獻賢能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焉一曰和内志正也二曰容外體直也三曰主皮志正鵠也四曰和容進退閑於禮也五曰興舞節奏比於樂也其存心養性之方乎是故延射而無勇不忠忘親貪利者不與焉悖倫也揚觶而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者終留焉敬身也誘射而倚旌俟中章知

也發物堂上踐行也觀於射而自脩之道見矣其論衆庶何也求其人豫養以詩舉也故曰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明試之也其歌騶虞用天子之節何也將復獻于王也科舉設而德行道藝泯矣洪武中塲屋後必試以射其周官之法度乎

御之爲藝見於曲禮少儀而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則監之矣綏安也索挽以上車者也乘車者必執良綏以爲安焉故君車巳駕則僕者負良綏取貳綏以先升既升然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

乖立于左僕執轡立車中以爲御勇士立右以備
非常故御爲人僕所執最卑者也孔子嘗爲大夫
矣而曰執御則謙辭也觀其乘車之容非恭而安
者其孰能與於斯
六書之中於易也判注假借之前理義存焉何止性
之生於心者乎天之爲字一大會意命之爲字口
令指事明之爲字日月象形情之爲字心青諧聲
由此推之學者赤子之覺也效言而漸覺無不言
焉效步而漸覺無不行焉藏其見而人亦莫之見
也德者行之直於心也豈其以欲而聚者乎業

木之不揉取者也生遂至于叢則化育之功成矣是故以言成功也然則字畫有義與曰否天則尊人則鑿

筭法九章出乎易者也伏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其乾元用九之所衍者與一十百千萬億兆京垓秭大數也度則忽絲毫釐分寸尺丈量則圭撮抄勺合升斗石衡則黍絫銖兩斤秤鈞石皆自小而大其數皆八然皆生於黃鍾之律用九生六故虞書同律度量衡先後本末之序也凡數有實有法實者積數之本法者升降之用升積曰乘降積曰

除其因乘也以所有物數為實以所求物價為法
法實相命言十就身言如隔位次第以法求之其
歸除也以所出率為實以所求率為法實為法而
一言十當身言如次位求之法實起於黄鍾自一
而九其數奇所生十一律自二而六其數偶奇圓
偶方陽上陰下律書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
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律體圓而以觚方筭其
積分則誤矣是故筭法之實皆因物之方圓曲直
焉以粟米計多少則必求諸方圓以勾股測淺深
則必求諸曲直皆出乎易故子邵子曰大衍之數

其筭法之源乎是以筭數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也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筭法雖多不出乎此矣

左氏絳縣老人之歲劉元城嘗觧之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未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二月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自文公十一年歲在乙巳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通七十四年而師曠以為七十三年者蓋老人所稱正月謂夏時左傳所書二

月則周月也以周建丑之月詎乙巳元日則正七十三年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敬授民時猶自夏焉周雖正朔建子而民俗常談必以夏時紀之於此可驗矣以亥二首六身筭之則二萬六千六百六旬必四十日即為四百四十五甲子亦前所謂三之一也古以甲子計日故謂之旬出自虞書今陰陽家猶能言之所謂甲子旬中者是已

夫子之文章見於繫易所言無非性與天道也如首言天尊地卑主於乾坤謂之意蓋用矣與則謂之章彖節適繇句從章渙三陳九卦後以至巽語若

複而意益明雖左傳國語亦有此法然精潔異如
也乃若言出乎身加乎民與非所困而困焉之類
則對偶之絕懃者王克曰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
數以成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統故曰聖
人之情見乎辭書之則文辭也竹之則文德也故
上天多文后土多理言之無文不爲聖賢豈弍言
乎故繫辭萬世文章之師法也先得我心之同然
者其周程乎
書本百篇遭秦燼絶漢文帝時傳伏生今文二十九
篇景帝時魯共王得諸孔壁中百篇具在武帝時

遺使者取視莫能讀遂秘於中成帝時張霸獻偽書帝出所秘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班固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註謂五十七篇者是也且言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則是與成帝時所獻者異矣先儒因書序不類先漢遂眞疑焉吳澄斷以今文為正謂古文乃梅賾偽作然危微精一之訓豈賾所能為邪盖武帝時雖秘於中漸有能讀之者至安國始開其訛損萃而成書僅止此爾漢志非誣也雖百家所引逸書皆逸入無遺然堯曰數語說者謂當在舜讓弗嗣之

下而今文無之古文亦然若果出僞手則此語必勦入之矣予以是决知其本出孔壁實安國之所萃者也

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刪定之序也故曰詩有四始以律和聲詩即樂也故升歌鹿鳴三終燕饗之常用之升歌文王三終兩君相見用之升歌清廟賓祭之大者用之升歌之後笙入南陔三終間歌魚麗三終然後合樂關雎鵲巢各三終是謂亂者樂之末章也上下合奏洋洋盈耳學詩樂者必此焉先周末

詩亡樂弛孔子正之故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近世楊鏡川五經私抄刪去變風淫詩而移形于爲小雅始程篁墩詩考則據劉歆云文帝時詩始萌芽皆諸于傳說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推此意也則今詩出于漢儒綴輯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予按刺淫之詩出於好惡之正朱子不信詩序始以爲淫者所自作矯枉過直遂啟後人之疑觀左傳君臣所賦多朱子以爲淫者是則國風完具固可徵也而況雅頌乎曰爲雅爲

頌者盖分類而肄之猶所謂女為周南召南云耳删定稱本傳誦在人漢儒曷嘗妄有所綴輯哉又嘗作對佛問稱其遠髡緇骸麗佛居擬之忠孝豈佛亦有彞倫若與於聖經則深疑之於佛教則篤信之吾不知篁墩之見何見也

夏以建寅為春正月平旦為朔殷以建丑為春正月雞鳴為朔周以建子為春正月夜半為朔此所謂改正朔以新天下者也孔子曰行夏之時夫謂之夏時則必有殷周之時矣朱子釋孟子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是改月也據周禮正歲正月則曰周

實是元改作春正月是改時也論程傳夏時冠周月則以常差兩月非之蓋春秋所書冬大雨雪酉成之月也春無氷子丑之月也觀社以夏西狩以春其非夏時可知矣先王正朔時月皆改凡其須朔授時筆於經者用時王月數故曰春王正月民俗之時歲相與話言則猶仍寅月起數如詩四月維夏七月流火之類是也故書王正月者正以別于民俗所仍夏時云爾近世周洪謨承戴良之誤力辯春王正月即行夏之時然則王豈夏后氏之王與不通甚矣

夫文有禮樂焉自其秩然有節度者為禮自其鏗然有聲響者為樂夫禮理也中之謂也樂樂也和之謂也然兆吾心中和又安有是禮樂哉

詩之文婉書之文醇易之文奥禮樂之文達以該春秋之文謹以嚴謹以嚴者主乎事達以該者主乎化奥者主乎道醇者主乎政婉者主乎性情是以孔子述之楷法萬世矣□肆筆胥此焉師故夫騷賦頌讚歌謠詠歎源乎詩也匪婉則匪文也詔誥表箋策疏檄揩源乎書也匪醇則匪文也彖圖序論原說辯解源乎易也匪奥則匪文也辭銘祭誄

引探蔚章源乎禮樂也匪達匪該則匪文也紀傳書記志譜狀碑源乎春秋也匪謹匪嚴則匪文也

或問文固貴正乎曰光被四表正矣方鳩僝功未嘗不奇也厥初生民正矣饛簋捄棘未嘗不奇也然則文必拘體乎曰讀易如未嘗有書讀春秋如未嘗有詩其體也方矣鳴鶴在陰易文類詩其在于今詩文類書其用也可無變乎是故圓出乎方奇出於正者可以為文矣

人有恒言曰詩能窮人又曰詩能達人是安所取衷哉窮達者時也裕乎窮達者道也有人於此其心

放其性鬱其情蕩其聲麗以淫哀以怨是豈可以
言詩乎吾知其雖達而終必窮也有人於此心通
乎道性定而情和聲一於正而脩辭立其誠是豈
不可以言詩乎吾知其雖窮而終必達也昔者周
公遇變居東貽王鴟鴞之詩以未有室家為比成
王感悟迎諸郊而相亦惟終召公當平世從王游
歌而矢卷阿之詩終以車閑馬多諷焉其後野無
遺賢治致刑措盖深有味乎其言而崇用之也二
公可謂裕乎窮達者矣故二南風化由是大興而
雅頌多出其手養成君德昭告成功詩之用大矣

其後世之詩匪僻則俳怨窮驕達又焉裕乎
詩可以言傳乎抑亦有不可以言傳者乎予不得而
知也夫斷章取義則鶉奔墻茨春秋諸大夫猶樂
道之佩玉晏鳴應門失守雖歌關雎世以為刺焉
而況其餘乎是所謂忘言得意出於牝牡驪黃之
外者也孔孟之教則又深乎是矣是故切磋琢磨
窮理義也緝熙敬止擇至善也鳶飛魚躍章道體
也于時保之申保國也然訓本進脩止迺語辭興
在作人保指天威則若忘焉而寔非忘也是豈可
以言傳者乎故曰善為詩者言近而指遠善誦詩

者心領而神會

孔子誦鴟鴞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及誦烝民亦如之夫盈天地間物物皆道民彝物則非精也鳥獸草木非粗也漢魏以後詩變極矣陶潛曰娟娟雲閒月灼灼林中花杜甫曰風鶱蔵近渚雨燕集深條猶有三百篇比興之義焉如作詩必言乾坤太極為知道則烝民是而鴟鴞非矣謝方石選集伊洛遺音而譏近世道學詩為識者所姍笑殊不知程朱佳什正合唐人也可謂知言矣

字藝之源說文尚矣宋鄭樵六書略元楊桓六書統

皆因之鄭杓乃著衍極曰書始於科斗古文古文變籀籀變篆篆變隸是故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且書肇於自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有若日月星辰縱橫皆有意象葢造化生於筆端者也王安石字說最為穿鑿楊龜山力闢之然魏氏六書精蘊多用字說豈亦有可取者耶

六書之用有七音焉鄭樵以五行為序而分輕重溫公以四時為序而分獨與開合皆用胡僧三十六字母又各分內轉外轉亦有有音無字者然亦繇

碎矣予乃盡去胡僧之舊合二家而約焉四聲則以平上去入為經四等則以清次清濁次濁為緯錯縱而成七音蓋喉音為宫居中而總四聲土也齒音為商秋金也牙音為角春木也舌音為徵夏火也脣音為羽冬水也半舌少徵半齒少商皆閏餘也合東冬二韻則翁胸洪容為宫宗聰叢崇為商公嵩窮邛為角東通同農為徵風芃蓬蒙為羽能為半徵鍾為半商四聲則翁擁甕沃也四等則翁為清胸次清洪為濁容次濁餘可類推矣

庸言卷第五

制禮第五

聖人制禮本天秩緣人情而使之中節者也上下殊事古今異宜協諸義而協則以義起如此而已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又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禮之時義大矣哉極大曰太未分曰一一必有兩兩必變四太極儀象之在人者也故儀禮十

七篇皆侯國受於王朝藏於有司以為正天下之
具者戴記則後儒衍其文義焉耳葢藏禮以脩義
渾淪而無形體信以達順至誠而不貳本太一也
堂階位著以辨尊卑柴瘞升沉以秩上下明天地
也昏則媵御交洗祭則君夫人異酌法陰陽也覲
則壇有四門喪則服有四制變四時也羶薌蕭光
以報氣黍稷鬱鬯以報魄則鬼神也天人本一而
無二於斯見之矣節文形於外儀則誠於中自非
周公多才多藝孰能制諸魯共王嘗得古文儀禮
十六篇於孔壁中皆篆書也其十七篇與此合

然間有異同如闕為槷闕為蠱之類餘三十九篇絶無師說秘在于館遂至亡逸後儒無所取衷惟億戴記以制禮朝堂之上若聚訟然失辭讓之本矣可慨也夫

禮與非禮而仁與不仁係焉其於躬行也切矣其體也天理節文根於中天下之大本也其用也人事儀則發於和天下之達道也君尊臣卑父坐子立體固嚴矣然臣安於卑以事其君則氣自然屏足自然蹙乎安於立以事其父則容自然婉色自然愉一出於誠無所勉強故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

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非違道而何不以禮節之則和而流矣君臣主敬必至於褻敬父子主恩必至於狎恩其何以行之哉故天地之氣肅則必雍能敬且和何事不行在易上天下澤曰履禮之所從出也然以兌說而仰對乾剛則有和之義焉大傳繫之蓋禮非強世也加之錙銖則過損之毫髮則不及故曰履和而至躬行由禮則動無乖戾矣故又曰履以和行由此言之非有子之言也固孔子之言也行禮之時局促不安固為非禮褻狎不敬亦為非禮皆將失其本心是謂不仁可不戒哉

古者男女之別嚴矣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別嫌也考之儀禮註疏男子之坐在堂女子之坐在房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宗婦燕食族婦於房是已兄弟不與同席同器雖未嫁者亦然春秋時敬姜與季康子闔門而語是敬姜在門內康子在門外也尊者且然而況於同等者乎況於卑幼者乎相見且然又何同席同食之有或曰父子不同席當與上文為一章言已嫁而反者雖父子亦不同席也大氏欲其別耳男女無別則亂生不可

以不慎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大宗之庶子皆爲小宗小宗有四五世則遷已身庶也宗禰宗其服朞已父庶也宗祖宗其服九月已祖庶也宗曾祖宗其服五月已曾祖庶也宗高祖宗其服三月已高祖庶也則遷而惟宗大宗凡祭主於宗子其庶子雖貴且富皆不敢祭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故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別之以禮義者大宗也宗也者尊也大宗也者尊之統

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適昆弟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則公子惟一而已諸侯之子身為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所統屬君無適兄弟則遣庶兄弟一人為宗禮如小宗君有適昆弟則為別子使之為宗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其沒也子孫世世繼之其餘公子則以次自為五世小宗之祖是公子本身亦有為宗之禮不待繼別而後為宗也故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宗子何以必明立後也立繼其後則人鬼不享立繼其人則無以保宗祊故宗子之義莫大於立後矣立後之義有常有變為父後其常也為人後其變也為父後有常有變當室以嫡無嫡以年其常也年鈞以賢義鈞以卜其變也為人後亦有常有變宗子無後小宗以其支子後之嫡子不得後大宗其常也若小宗嫡子無昆弟而大宗絕亦必後大宗其變也漢世宗法猶明嘗賜天下為父後者之爵則三代可知也不明則亂亂則恩絕恩絕則彝倫斁矣故立後以重宗重宗以尊祖尊祖以收

族人道之大綱也

問禮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位謂曰君臣也君恩可以下施是故有合聚燕飲之禮焉然族人皆臣也臣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與君齒列故君必為之宗以恩聯焉此篤公劉之詩君之宗之必見於燕飲之時與是諸侯視天子以為準士大夫視諸侯以為準者也故諸侯在燕必不敢戚天子而天子自戚之大夫在燕必不敢戚諸侯而諸侯自戚之親親之中尊尊猶存焉然則一命齒于鄉二命齒于族三命而不

齒既貴固不統於宗與曰一命卑官也故與鄉里序齒再命漸尊鄉里不以齒先之猶與父族序齒三命益尊則父族亦不以齒先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矣此謂尋常聚會耳若宗廟之中則恩義無盡焉行禮之時同高祖者自為一行謂之昭同曾祖者自為一行謂之穆同祖同禰者亦如之所謂序昭穆也昭一行而昭之中有為士大夫者焉亦有為庶人者焉士大夫位乎行之中庶人則以次位乎兩旁穆亦如之所謂辨貴賤也授事以爵賢能而貴者執事在前賤者從之所謂辨賢也

宗子飲福均賜爵於族人之助祭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昭穆各秩然不紊弟子必舉觶勸其父兄尊長而凡羣執事無不與焉故曰羣有司皆以齒所謂旅酬也旅酬之事羣執事中不能無異姓者是即賓也賓既奠觶而出然後宗子留同姓族人以燕私則惟序齒雖有三命之尊亦不復論所謂燕毛也宗以合族故燕私主於同姓衆賓則歸肉而已然則合族之道其即燕毛之謂與曰以四時之祭推之固一事也族人既有親疎燕食亦隨世降殺服本齊衰者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

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後世同居共爨日夕會食恐不能久不如因四時之祭以親疏爲殺如古法乃可行爾

問後世大宗不明或愚且弱而支庶貴顯亢宗亦可立廟否與曰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先於親親義莫嚴於貴貴先王因仁義爲之節文而禮行焉是故以長立宗以宗立廟庶子雖貴不以車馬入宗子之家重有廟也尚親親也庶子爲諸侯則立諸侯之廟而各爲宗爲大夫則立大夫之廟而各爲宗尚貴貴也自貴貴之義行然後公義私恩始

得以兩盡矣親親大宗之廟也猶封建之有君也貴貴小宗之廟也猶國之六官分職也異宮同財以相親睦猶養民之井田也非立宗則雖行家禮皆爲焉而已宗立則三代之治其在一家矣哉

問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周猶能言之伊尹周公之放攝何與曰曲禮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書與龜筴且毁況敢放其君乎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路馬且然況敢攝君位乎湯之放桀也以大惡也堯老而舜攝也以授禪

也太甲非有桀惡何以言放成王非有堯老何以言攝亦惟折諸聖焉而已矣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方諒闇身為冢宰百官總己以聽禮也因以訓于王焉義也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久在王宮則敗禮度矣故使之居桐密邇先王則內有所嚴憚以起其怨艾之心外有所瞻慕以成其仁義之德是亦諒闇之訓也三年喪畢則冕服奉嗣王歸亳何放之有三王之道皆典刑所在也成王幼冲顓蒙未有所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而坐以待旦者凡以為成王也雖未堪冢

多難而典刑幸未至於顛覆則所以啓沃匡翼者
諸三王以為法者自不容已也是又諒闇之訓也
幼不勝見則遲遲焉而後即辟雖七年之中輔王
立政未嘗一日敢踐天子之位也又何攝之有世
但據其迹以放攝言之殊不知務引其君以當道
志於仁委曲養成則二公之心也是故盡君臣之
大義者莫如伊周後世霍光之於昌邑罷視其君
而易置之曰吾傚伊尹之放也王莽之於孺子嬰
斧扆南面久假不歸曰吾傚周公之攝也篡弑白
恣藉口矣故不可以不辯

周公之制周禮也本諸廣大高明之心發為精微中正之用予謂經曲之節出自峻極之體者是已故諸儒多尊信之然其嚴上下保小寡故諸侯深惡而去其籍刿周室衰微自設煩碎不急之職而黜其大者間亦有之故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然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一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冬官不存以考工記之屬二十九補之皆工之事也而缺士與農商之職則與其所敘異矣通稽其所載者亦多可疑自巫祝之屬除毒蠱攻蠹物去鼃黽妖鳥用莽草炭灰牡鞠牡橭

之屬煩瑣甚矣猶誘曰驅虎豹犀象之餘智也小宰司會職內職幣簿書掊克之末豈所以贊太宰統百官者乎宰夫於失財用物而辟名者誅之其計利叛矣凡式貢餘財以共玩好則非惟正之供矣條狼氏之誓羣臣於馭曰車轘於大夫曰鞭五百大史曰殺小史曰墨法何酷也與禁殺戮者無乃相反乎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災既啓後王忌諱之端矣夏采則專治王崩復土又安用是不祥者為哉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王乘玉輅建太常節服氏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徒行車後與王奚辨焉

姚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悖禮義
而即慆淫豈所以坊民乎宮府固當一體而闕箭
亦宜別嫌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多寡去其
奇衺之民則男女混矣夫人坐論婦禮在衆人則
致飲掌客則致禮亦非所以肅閫內也內小臣掌
王后之命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
夫亦如之則后又有境外之交矣宮中禱祠禳禬
掌於內祝是啓左道之門為厭勝之事也大喪九
嬪既帥敘哭者內宗從焉外宗復敘內外朝莫哭
者而肆師又令內外命婦序哭一事而前後紛如

妃嬪官吏能無淆乎天官有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而女御從之哭諸侯亦如之春官亦有世婦每宮則有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是或一職也而重出焉從忽者之為也寺人既佐世婦治禮事則其屬自卿以下當為女官奚謂之卿大夫則又似士人居之而非婦矣果非婦也婦人無外事而弔臨又胡為者或環人復有二焉夏官以致師秋官以掌館王畿兵弱之後或轉用以待賓客是不可知也司寇令民以財

貨相訟者入束矢以罪相告者入鈞金而後聽之是豈貧者所能辦哉刲金玉玩好則入於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内府山師川師皆使致珎異之物司門復正其貨賄何汲汲於利若是葢夷王下逮東遷陵替不競名為天王貧逾食求春秋書求金求車漫至竊鈇逃債葢自攺竄而施行之故壞亂至此極也觀世婦則他可見矣是用雖精微中正而後王自作不典以亂舊章始有乖戾遠於人情者加以策士陋儒附會私意亦何所不至哉故吾斷以為非周公之全書也

參天地四時之官備六府和三事位育功化徵
於是矣周公思無三王以制禮而法則大備孔子
曰令用之吾從周豈興書與夫水火金木土穀民
賴以生者也生不遂則死用不利則勞德不正則
亂亂則甚於勞且死矣故禮必有法法行於則則
以觀德德以處事事舉不毀焉非用人理財無以舉
三事而德其本也太宰所掌官府為先官職也以
用人府藏也以理財凡嬪御奄寺酒食衣服器用
貨賄皆在所領而王宮政令掌於宮正士庶子掌
於宮伯奄不過上士寺不過五人膳服不過關市

之賦職皆微官其為中大夫者無幾臨制坊駁詳
以去其匪人惟恐罡之不極而失德之彰聞也其
施于鄰鄙以任萬民者凡賦皆司徒斂之穀粟所
羽茶炭掌於其屬而貨幣畢入于太宰之府百凡
官府之祿各從其長均之大府授式法而分給焉
其地之承天子教必先富使有恒産則有恒心上
均以辨之荒政以聚之脩六府也保息以養之本
俗以安之和三事也合比閭族黨州鄉之衆攷德
行道藝賢能之人其教德行也即師氏以媺詔王
者也其教道藝也即保氏掌諫王惡者也故王宮

門闕有學自上達下以為民極不服教而後刑焉歲時讀法書善戒過日夜提撕惟恐傷之司諫司救士訓誦訓則又自下達上惟恐嘉言攸伏而野有遺賢也五禮教之中六樂教之和而宗伯顓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守內其春矣乎雖司馬之師田與射人太僕司士諸子必由禮樂訓方撢人傳誦四達必使萬民和悅而後已焉廷長之以更也司寇之聽獄訟也中而已矣士師布憲象胥掌交亦使和說偏于化外雖別上司儀掌行自國而大小行人無遠不屆夫賓客擯相何與於刑

戎蓋刑以弼禮樂之教即秋以成春夏之仁也鉞
設官分職而實則相聯故太僕小臣御僕皆掌複
逆而宰夫總之是天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空之
辟又涖匠師是地官聯冬官也司徒掌教不言財
而起徒役則與司馬掌政不言兵而論官材則與
精粗本末錯綜相成故六典職務太宰得兼軍旅
一與五官咸事蓋治典道也教典化也禮典仁也
政典禮也刑典義也事典智也合而言之其惟德
乎以善養君而後能以善養人以禮制心而後能
以禮為國其機則係乎上之人也德之不正道則

不凝無以致中和成位育於天地四時奚官焉周之衰也小雅刺日食山川之變責諸卿士穀洛鬭而太子晉歸咎執政史墨亦云水官棄矣物乃不育是猶知六府之當脩也晏嬰曰夫民生厚而利用於是乎正德以幅之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是猶知三事之當和也然徒能言之寖失其敘尚何法則之施乎無惑乎九歌之不聞也

制周禮何以闕冬官曰六典之首皆言惟王建國者蓋議禮而行之惟在於王非臣下所敢專也及成

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董正治官而作周官之書革邦事之緐惟掌邦土豈因是而遂棄不傳與其曰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則慶讓之嚴有竷其君者矣土地人民藉在冬官其熄於力政之世又可知也世儒謂冬官雜於五官未嘗亡然左傳之匠師圬人陶正工正戴記之工師漁師司嗇韓人儀禮之嗇夫賈人工人士梓人國語之司商司事農大夫農師農正皆居四民時地利者也匊匠師載於地官為司空之屬明矣乃不之補其餘皆不經見於五官之中鈌疑可也而億見補綴必牽

合焉何以逭自專之罪哉蓋周公創其藉而未行故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五等之制不合於武成建都之制不合於召誥猶夫司空待成王而後正也别其命名各有取爾宰以制變為義伯以長人為義師人者夫也正人者正也尊其智則曰大夫平其任則曰士掌者守其物職者主其事司者總其領典者任其常虞者度其材衡者平其政師者訓其徒氏者世其官人者終其身非是名也則權其才而罷使之苟補以考工記則其屬惟氏與人耳非周公命名之全制也然則冬官豈可補哉曰

周官首設公孤而周禮無之豈亦缺文與曰公孤坐而論道尊而無職者也觀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盖無領於六官也而朝必北面立必尚右系因可見矣故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其既沒也顧命諒闇之始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命仲桓南宫毛司寇蘇公亦無太史史佚為太史而作策則無內史天下之大惟六鄉焉鄉老二鄉一人三公兼之鄉大夫鄉各一人六卿兼之大小相攝非專治一事而已也此官事不攝孔子所以責夷吾之戀法也與

問於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因者果三綱五常與
抑損益則不因因則無所損益與曰禮有本有文
因者本也損益者文也文可變革本則不然大傳
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
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
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
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詩亡禮壞而後春秋作
是時諸侯力政綱常淪斁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仲
尼特書者五賊子如蔡般不討而恤小災親親之
禮壞矣曰宋災故所以正父子之倫也亂臣如宋

皆不討而受其賂尊尊之禮壞矣曰以成宋亂所以正君臣之倫也叚雖有罪而鄭伯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討之長長之禮壞矣曰克叚于鄢所以正兄弟之倫也妾母成風私事成季反以為嫡而禘于太廟男女有別之禮壞矣曰用致夫人所以正夫婦之倫也至於胥命于蒲以示信其汲汲於綱常如此舍此而言因非禮之本矣

薛繼遠氏論郊祀曰周禮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王安石觧保郊所以防患祀于社所以拜兵非也當作一句謂郊社同耳蓋泰壇方三百步

四周為澤宮觀覲禮大畧可見故逸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中方丘而圓其頂即地上圓丘故大合樂非分祀也二至考驗陰陽之聲及祀天地配以后稷則同奏之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正如人子奉養饋食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予按宋人宇文昌齡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夫祀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得而親可冀其格蘇軾曰舜之受禪也類于上帝以及羣神豈有獨不告地祇者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

也望祭山川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以是知古者祀上帝則祀地祇故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春秋傳曰望郊之細也魯諸侯也故望及其分野山川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大合樂舞大韶以祀四望郊望同也觀此則天地合祭久矣洪邁謂兩說至當如此近世戴章甫氏是軾而非昌齡曰坤順承乾陽施陰受自然之理也謂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可乎其見與蘇氏合斯言也惜不聞于子朱子

明堂以嚮明得名凡王者之堂皆是也周公宗祀文王特明其義爾勝殷而歸祀明堂以教民知孝武王始行之考工記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小戴記為宮三百步中為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四隅各有左右个个之中皆為太廟明堂左个即青陽之右總章右个即玄堂之左亦曰九室月令分為十二其實一而已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告文王廟是明堂乃豐宮也鎬之去豐三十里而近故可步至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

朝焉蓋文王在時爾夫因豐崇降功莫大焉發政施仁德莫尚焉神之陟降恒在於此故逆禮有文王居明堂之篇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季秋大饗五帝嚴父以配之王服大裘而冕以霜露既降故爾其外水曰辟雍文王嘗作樂焉則豐之東也武王代殷為學藏于京太室遂為鎬京蓋辟雍之中亦有明堂太室是曰大教之宮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旦入東學以貴仁晝入南學以貴德夕入西學以貴義闇入北學以尊爵即東膠太學以養老更則禮在瞽宗書在虞庠為小學教六藝者也

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其明堂與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其四學與周禮司儀將合諸侯為壇三成儀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其深二尺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以禮天地四方此則巡守之明堂也自漢以来其說紛如故考正之

天子七廟太祖三昭三穆周増文武二世室則九廟也其制亦如明堂在中門外之左前為堂各有從廟别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後為室以藏主則太祖東向北昭而南穆故堂上度以

筵室中度以几筵九尺几五尺南北七筵則六丈三尺同堂異室而昭穆備矣東西九筵則八丈一尺上下各十有六几而毀廟之主皆可弁矣祭法廟祧壇墠以漸降殺遠廟為祧二世室猶有寢廟高祖之父去祧為壇高祖之祖去壇為墠則有廟無寢去墠為鬼則遷入太祖之廟夾室藏之所謂毀廟之主也周語謂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禱大禘終王楚語謂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其說不同晉孫毓曰諸侯之廟外為都宮其說不見於經而朱

子取之惟以天子之禮則九廟異室而同一都宮猶五帝異室而同一明堂皆北面對越駿奔之所也廟各前堂九尺後寢如之其深二筵廟門容大扃七个凡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个凡六尺其廣三筵太祖居中不過二丈七尺東西昭穆如之凡親盡者於廟外兆域為祧即其虛寢黝其地堊其垣於北壁為石室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是謂宗祏亦曰匱主先公遷則藏于太祖廟如共王特組紲是已先王遷則昭主藏武王廟為左祧穆主藏文王廟為右祧文王為穆不害其尊者以王

季壇存故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父子曰世廟必
相向兄弟曰及廟必相並若拘於六廟分列太祖
之南則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
其廟逮夷厲則昭穆易位矣子孫曷由以世次為
序哉故都宮之內自南而上廟皆相比隔以門垣
故有每門每曲揖之文昭穆一直衡列者亦如之
春秋書躋僖公以為逆祀盖君臣之分重如父子
則叔父兄弟之分輕矣故三傳以昭穆言者謂閔
雖弟君也有昭道焉僖雖兄臣也有穆道焉其實
兄弟鴈行與父子異也昭穆各一直衡列而君當

正位臣次其旁本支秩然豈非天敘哉世及不可
豫期而有德之宗又無定數亦惟深廣倍乎明堂
而已東西各十八丈九尺南北三之廟後太室深
二十五丈二尺雖昭多於穆或穆多於昭堂事則
各全其尊室事或虛二而對一度以筵几皆可容
也後人廟制宏覈門垣愛絕祭時各列陪位及無
地可容乃為同堂異室則又因陋就簡無復壇墠
矣正由不知孫毓所謂廟外為都宮乃對越駿奔
之所猶明堂也

問周廟同堂其制甚儉祭行於堂足矣而又合食於

室何哉曰事亡如存也古者垣周四面謂之宮中前半為堂後半為室室東南隅為門西南隅為奧是謂正寢朝夕饔飧合族綴食在焉室後為燕寢兩夾為房以居婦人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註謂闈門非正門宮中徃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廟以栖神門亦如之祭則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衣移袂薦自東房故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率世婦之老者實籩豆待徹室中之饌而後反故詩曰被之祈祈薄言還歸以此而准天子之禮可知矣蓋凡

祭祼獻皆王先之后亞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書曰王入太室祼不言后者諸侯為賓髦士奉璋豈可參哉故常攝行爾尸之出入君與賓從祼獻則樂作既祼而薦有薦腥禮朝踐為堂事太祖南向左昭右穆猶事存於堂也既薦而肆有薦孰禮饋食為室事太祖東向北昭南穆猶事存於室也既飲而酳尸朝獻加爵禮終九獻樂奏九成於是設饌門外西室索祭于祊上嗣舉奠群臣進獻吏行三爵旅酬則爵無算樂如之燔胙祝闇亦逮賜焉厥明又以一牛繹於祊賓尸燕于堂由是觀之郁

宮統廟堂南向故各廟大門亦南向闈門在其東
君由宮之左而北入太室則門必自東南隅矣東
户西牖雖南向而尊在西南故神主皆東向祫祭
太祖西向對越者户在東也後世誤謂廟中寢後
有室合食以其淺隘遂混行室事於堂然堂門南
向非復東户故同堂異坐雖存東向之尊而有昭
無穆則太祖以下次第而東古禮於是變而不可
復矣是故九廟前都宮而後太室周之制也
禘大於祫祫大於時祭周禮六享肆獻祼者禘也饋
食者祫也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者時祭也禘為王

者大祭王者既立太祖廟又推太祖所自出之帝祀諸太祖廟而以太祖配之其主藏於郊宗石室先妣之廟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禘則立尸逆之逸禮曰禘于太廟之禮日用丁亥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立二尸是已禮自外至者同于天地得主而止故堂事禘正南面太祖配則西向室事禘正東面太祖配則南向是謂追享祧皆合食而功臣從享非不饋食也而主於祼圭以肆齊以獻詩序長發大禘也說者謂禘不及群廟之主故朱子謂宜為祫祭之詩然帝立子生商非所自出乎

文王祖也相土毀廟也阿衡從享也禘為大祭其
廢祫亦明矣自諸侯遷廟禮君及從者皆玄服推
之則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謂除服之後遷主于
廟而吉禘以諦昭穆故曰禘者諦也大祫則太祖
東向群廟毀與未毀者皆合食以王即位始朝于
廟謂之朝享非不酌祼也而設饌於堂延尸入室
祝直祭于主自士虞禮哀薦祫事推之則祫在諒
闇之中與禘不同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
王是冢宰攝祭以朝廟也新陟之王始升而大祫
以告嗣位故曰祫者合也祫先而禘後者易檀改

塗更釁其廟必先遷當毀之主於夾室而遞遷焉遷以歲月則可以納新祔之主矣時則荒服終王諸侯乃祭高宗寢成而殷武歌來王武王入廟而載見歌辟公是也故追享朝享為四特附祀者以其不常有爾然諸侯之禘及其太祖與祫無異故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祫且禘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殷者大也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蓋本於此後世遂以為當祀不復有知其為明之者矣夫諸侯不禘所自出之帝者何哉魯嘗禘

周公而祖文王則尸用王者冕服饗以王者禮樂鄭祖厲王亦如之故諸侯不祖天子也魯之禘郊非禮矣或問禘之說孔子答以不知者此也禮不王不禘禘所自出之帝者必有天下明且易見莫過是矣此其所以示諸掌與乃若春則特祠王獨享于太祖攝者分獻昭穆惟有堂事王一獻卿大夫以次代獻夏及秋冬皆為時祫祝迎六廟之主合乎太祖惟有室事一獻以至代獻如之既祭而繹四時皆二日而畢登歌合舞同在都宮是謂常事後世每廟致祭各有樂舞之數陪祭之位非也

間一日而祭一廟歷十八日而徧九廟亦非也如此則黷且倦矣然則妣亦立尸與曰始虞而祔男男尸女女尸由喪有考妣特祀于主不得不然及饋食則妣不立尸故曰周旅酬六尸文武四廟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而壇墠及祧皆無尸此則大祫特祭之所同也

周人享先妣然後享先祖者立高辛以為禖神也故生民之雅歌姜嫄以及后稷亦如商頌長發歌有娀以及玄王皆為禘嚳爾祭法先禘後郊國語禘郊之事同用特牲繭栗其敬一也商周初祖同出

而先妣則異故推言之禮緯祀感生帝於圜丘而以嚳配說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祖之所自出必立郊禖蓋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祭以為社也禖宮則姜嫄之廟也郊天之日稷尸從先妣廟出而作埋象感天生子也享先妣即所以禘嚳也故郊宗石室嚳主藏焉禘于太廟立尸逆之則專主禘嚳而姜嫄不與嚳有禘樂閟宮亦歌姜嫄以及后稷則先妣之為禖宮明矣祈子則用仲春玄鳥至日祀之而其正祀則在郊天時以取感生之象非別有所謂感

生帝也前漢大祫太祖南向禮如堂事後漢大禘太祖東向禮如室事雖稱堯後而不禘堯惟尊高帝為太祖以功德也魏晉以後但論東向之尊自是混室事為堂事矣唐追帝臯陶及西凉武昭王暠皆别立廟惟藏遷主為二祧大祫則尊始封唐公虎為太祖位東向擬契稷而高祖太宗皆為昭穆玄宗始尊老聃為混元皇帝禘諸太清宫尋廢之宋祫太祖如漢高而不禘真宗用方士言立景靈宫祀司命天尊趙玄朗如唐老聃然亦不禘南渡後欲禘宣祖又不果行盖推所自出有愧商周

而假托神祇又譏其非類以禘之所以終廢與自是高禖惟一時權祭無復禘郊之事矣

家廟唐制卿大夫皆祭三室觀諸昌黎韓氏所為廟碑禰室于東則曾祖初室在西可知朱子家禮祭及高祖參以大全集謂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蓋尚右之義相沿如此丘文莊公定為儀節乃遵洪武舊制高曾居中東祖西禰而祭儀則仍家禮豈吾夫子祝存商文從周之遺意與故予建家廟中貯板屋隔而為四一如儀節以奉四親夫請席何鄉固古之文也事亡如存亦古之道也方其

生存几卓尊卑既與古昔席地之時還絕異倣同堂異室之制俾父子殊席翁婦不相週于以栖神而致生之不亦協諸義乎雖韓朱復起吾知其必從也至若出主祭于正寢以倣時祫則非禮矣翁婦相見父子相並如之何其合也故四時歲暮不必出主惟於四室冬為几筵是亦祫也已程子冬至祭初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雖近於禘祫明堂然報本追遠禮以義起吾亦行之祖考遠事若忌日則出主祭于正寢昭其專也配必以嫡妣昭其尊也凡歲時朔望與夫謁告薦獻之儀旁親附

食之位皆從家禮儀節其有功德當不祧者則立
世祧祠别祀之義門鄭氏祀五世僭矣魏校祠堂
說必叙昭穆則難行矣吾無取焉
予從南雍得釋奠輯儀註以告六堂師生曰孔顏授
受之禮其即堯舜之所謂欽乎視聽言動攝諸其
心蓋合恭與敬而言之者也是故常存諸中敬而
不貳則動形於外恭而可象檀弓曰與其敬不足
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岐禮於敬
是以亟習於儀為禮矣豈知禮者哉夫設監立規
聖有謨訓言必踐聽行必矩步凡衆之動有弗整

齊嚴肅則必糾而詷焉使其心常一於敬故也敬存則天性秩然章於人事禮之全體在是矣故夫粢盛牢醴匪以播馨香告充腯也品器俎豆匪以侈明潔擢壬林也登降周旋匪以嚴等威美容好也戛擊綴兆匪以繁歌奏娛觀聽也可象之儀要有不貳者以為之主焉教養弗豫動罔或欽而望其藏事盡禮吞見其難矣盍亦求其本哉

禮運形而上矣然致謹於内以講信脩睦辨等於外以治政安君外之制者内之發也故曰義者仁之節仁者義之本其大而一者乎禮器形而下矣然

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故君子樂其發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故君子慎其獨內之尊者外之樂也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一而大者乎辟諸木焉根幹枝葉生意常存者全體之仁也本也一枝一葉各具一理者散殊之義也文也合流行運用之實而為操存虛靜之談求事功名物之末而遺視聽言動之本皆非禮也然則戴記授受其諸仲尼之徒與

喪服子夏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

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夫釋一體之義以首足胖合言父子夫妻不分可知矣昆弟四體云者手足不容不分為門故異宮也辟與避同私厚也宗者何大宗小宗其禰者也資取也分而異宮者以子必私厚其父若同宮有伯叔則父烏得而獨厚為父若又烏得而當之及其同資財也則手足雖四體實即一體而已矣其一東西南北則門垣之隔焉耳內則曰命士以上父

異宮謂同宮亦隔別之俾翁與婦各不相見非
若後世離析之遠也古禮之曲盡人情如此

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
殺而親畢矣三者何父也己也子也上因父而及
祖下因子而及孫則為五上因祖而又及高祖下
因孫而又及玄孫則為九上殺者祖以上服漸輕
下殺者孫以下服漸輕旁殺則高祖以下之旁從
服亦漸輕而至於親盡矣雖有九族所謂喪多而
服五是五等之服皆喪服也故斬衰唯而不對齊
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

樂以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大功不食醯醬小功緦
麻不飲酒醴以哀之發於飲食者也大功貌若止
小功緦麻容貌可也以哀之發於容體者也布八
十縷為升衰三升大功九升小功十一升緦麻十
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本以哀之發於衣
服者也夫大功小功緦麻服漸輕矣而皆不能無
哀焉今之非父三年者反是喪禮廢矣吾儕學將
有喪生母者以嫡母在與假心喪三年俾致哀也
周禮大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稽首頭至地久而後
起頓首至地即舉空首至手即與所謂拜手也三

皆為正拜餘皆依此為之振動謂鞠躬引手作禮謂之喏諾舊註謂戰慄變動非也吉拜謂拜而後稽顙凶拜謂稽顙而後拜喪服小記曰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是賓主皆同也奇拜謂一拜褒拜謂再拜肅拜謂推手曰揖引手曰撎禮之尤殺者也惟婦人以肅為正軍中亦如之但男尚左手女拜尚右手為異耳喪服小記又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蓋軍中擐介冑婦人有首飾皆難俯伏止為肅拜及遭喪所重在夫與嗣故變其禮也朱子跪坐拜說曰兩膝著地

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即采薇之詩所謂啓也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即爾雅所謂妥也肅拜則拱兩手而下之至地杜子春謂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九拜之中稽首最重臣拜君也頓首次之平敵相拜也空首君拜臣也然周誥言周公拜手稽首成王亦拜手稽首敬事故爾至於垂衣拱手則兩手端拱未嘗散弛王者且然況為臣子者方故持敬之功雖睡覺燕閒暗室屋漏亦宜端拱以収其放

心夫學豈外禮哉此檀弓述二三子之拱所以為
嘗學也

曰友邦冢君又曰太史友內史友君之於位有友
道焉大饗于廟有戒有速大賓至王乘金路迎之
有故使人休享致幣神明之也燕則立一為賓名
宰夫為主與之行禮賓則君為主羣臣皆賓也視
朝孤卿特揖謂一一揖之三公可知矣大夫以其
等旅揖謂中大夫下大夫各以爵而群揖之士旁
三揖以上士中士下士皆卑於大夫故附諸旁焉
及合諸侯土揖庶姓推手下也時揖異姓推手平

也天揖同姓推手高也蓋異姓有姻庶姓無親故
漸殺其禮耳及其没也必弔臨之同姓於宗廟同
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
緦衰為大夫疑衰錫麻之滑易者也緦則益細疑
則擬於吉矣禮下之制大都如此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發育峻極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者也鄉黨一篇發皆中節三百三千語小天下莫
能破焉者也士相見禮曰若君賜之食君先飯辯
禮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私覿愉愉焉推
類而觀執禮雅言見諸躬行者也是故毋德性而

道問學亦豈二事哉何則廣大高明本寂然也而細微曲折無過不及者皆由是出致知以涵泳之務理以培植之德日新而天命全矣道之洋洋皆會於我其本無非禮其發無非仁故曰聖人可學而至

軍禮有五合大宗伯與大司馬之職而觀之簡稽鄉民即大師之禮用衆也均守平則即大均之禮恤衆也蒐苗獮狩即大田之禮簡衆也施貢分職即大役之禮任衆也比小事大即大封之禮合衆也其始也簡鄉民之強弱稽其衆寡必勇敢有智者

而後用之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法有詳畧恤之必均焉夫然後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蓋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故必簡其技藝之精者焉蔵乎起役帥其民而至任其財力家無過一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其勞之也有節矣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大公撫小以恩小必事大以禮則上下同心而一德使之冒矢石當鋒刃非但不辭亦且不懾矣此帝下

之道以全取勝者與後世軍不出於農官不恤其伍占伏剩削以至迯絶雖大閲以教練之徒為文具而已儀禮經傳不講求其源而採及司馬灋孔叢子瑣瑣祭告非郅政之大者也

冕服有五自天子達于大夫各有等殺以辨上下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故冕亦十二旒法天數也鄭玄乃謂日月星辰畫於旂而冕服九章與諸侯同則謬矣冕服之次則有皮弁詩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謂冕與皮弁也冕則前旒以蔽明充耳以塞聰皮弁視朝明目達聰以其無旒與

充耳也説詩者混為一服則文謬矣齊風著之詩有充耳者昏禮攝盛盖士攝大夫故也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何謂已重盖其義如此

深衣類朝服祭服之中單乃衣之長邃者別有裳在內非連裳為一也昉自有虞氏天子至於庶人通服之上衣下裳取諸乾坤者易為表裏豈即所謂紾衣與紾者單也制十有二幅鄭玄註誤以為裳不思朝祭之衣短故有裳在下深衣長邃則蔽裳在內耳黃潤王氏曰古者布幅二尺二寸除二十

殺縫惟存二尺故身材背縫左右各二尺外接袂
幅二尺二寸共四尺二寸所以袂之長中屈掩臂
至尺問喪云扱上衽註謂深衣前襟也玉藻云衽
當旁謂內外衽幷四裾衽皆在身材之旁既有六
幅而身材兩袖又有六幅則為十二矣以玄為飾
白體黑緣可也何孟春氏曰曲袷如矩謂裁作方
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續衽乃所添兩襟也更加鈎
起紐于肩上則鈎邊也若以斜為方則非矣冠用
緇布幅巾加于玄冠其屨則舃垂大帶而佩玉庶
合古制云

于朱子言今之公服上衣下裳相屬者也非古制矣今之燕服其胡服乎晚年以野服見客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東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今予得其遺像於建陽家塾衣用白禮皂緣長與膝齊裳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大帶用白絹以皂緣之鶴林玉露所載亦同凡言白體者今之玉色絹也君子非黃白不御非玄不以為冠飾

一凡服之衣縫皆向外與吉服殺縫向內者異前有衣當心者也後有負在背者也左右有辟領各四寸向外出於衣外以適禮故謂之適焉衣之長過腰

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則合袖一尺而留者也女子之衰如深衣十二幅而有頭幍以為首絰蓋右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而齊衰情已申而禮殺也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服期心喪三年為師亦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蓋謂弔服加麻也儀禮喪朋友麻而子為父斬衰

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昇
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制如深衣而純之以麻
是為加麻而帶絰冠素庶乎若父而無服矣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故書言
后王君公必及大夫師長禮於檀弓並言君親師
也天子養三老五更於大學執爵獻饋冕而總干
事之如父兄然制為敬長重嫡之禮冠昏皆長子
冢婦重而庶子介婦輕祭則上嗣舉奠嫁嫡女則
娣姪媵異姓亦媵無嫁少女之禮春秋書季姬歸
者變也夷狄之俗貴壯賤老而愛少子女正德間

霸州趙鑑倍師對坐人呼風子今脅傚之矣悲夫
命德討罪禮之大者也九儀之等宗伯司之賜予之
周外府司之策命之出内史司之備賞如天命何
成公安於慢而王事罔衅是謂不共春秋書天子
使召伯來賜公命以見魯非往受頒自王也立司
寇以詰四方立士師以禁軍國立訝士以掌獄訟
失刑如天討何孕溺恣於逆而國嗣蒙變是謂不
恍春秋書曹伯歸自京師以見曹未絕位者自王
也周禮寖廢至簡王刑賞紊矣無禮其能國乎
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諸侯有卿自殷已然魯秉

周禮見左傳者三卿而已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輅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勳今死而不以是棄君命也雖一事而卿皆與焉卿大夫設官見儀禮者宗人樂正筮人卜人夏祝商祝是已家臣上僭王朝不以為僭王朝特彼夷華不以為恣如大卜為大人司関為関尹行人為行理之類宣王以魯孝公為國子導訓諸侯即師氏也後世欲行周禮豈必盡相沿哉

古不墓祭非也周禮凡祭於墓冢人為尸夫葬必北首向幽也必有明器神明之也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之故廟已栖神矣而墓藏體魄所謂未施哀於民而民哀者可弗祭乎孔子封墓崇四尺識弗忘也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是欲墓次於廟也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墓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墓孰謂古不墓祭哉

庸言卷第五